

大刘庄

姊妹们

王安忆

小鲍庄

冷土

I247.5
3528

大
刘
庄

王
安
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刘庄/王安忆著.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 5
(王安忆中篇小说系列)
ISBN 978-7-5321-4843-1

I. ①大… II. ①王…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8257 号

出品人 黄育海 陈 征
策 划 杜 晗
责任编辑 丁元昌
装帧设计 丁威静

大刘庄
王安忆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字数 240,000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843-1/I · 3790
定价 32.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39-2925636

目录

001

大刘庄

121

小鲍庄

223

姊妹们

267

冷土

大刘庄

第一章

1

早上还好好的。迎春妈在家烧锅，迎春大在园子里浇菜，迎春兄弟在家后割猪草，迎春在湖里锄黄豆，秫秫在地里站着，日头在头上晒着，小孩子蹲在门口拉巴巴，大花狗等着吃屎，西头哑巴在塘里涮衣裳。

晌午也还好好的。地在日头下咧着口，毛驴在磨房里推着面，东头豁嘴子蹲在树下喝稀饭。

傍晚就翻了。迎春妈坐在地上骂，迎春兄弟跑到小牛家砸锅，迎春大用铁锨拍迎春，迎春叫他大捆起来了。庄东头的人拥到迎春家劝架，庄西头拥到小牛家拉仗，大花狗叫得紧急，刘绍先家的憨子叫人挤倒，踩了好几脚。

迎春和小牛在湖边说话，叫她大撞着了。两人正拉手呢，叫她大一锄头给打散了。

“死妮子！我叫你浪去！我叫你给我丢人！我揍死你个死妮子！”她大给了她一铁锨。

“你揍，你揍！揍急了，我就跑！”到了这份儿上，迎春也不怕臊了，哑着嗓子吼。

“我叫你跑！我叫你上哪儿跑！”又是一铁柄。

“我跑他家去！”迎春不管不顾地吼，吼得没声了。

她大举起铁锨，劈头朝她砍去，半路上叫人给劫走了铁锨。胳膊也叫拽住了，往后拖。他挣扎着朝闺女踹了一脚，勉强够着。

“迎春大，你别累手了，赶紧歇歇。”人们把他往外拖着，一直拖到屋外，拖到正坐在地上骂的迎春娘身边，把他按倒了。

“我揍死她个臭妮子！”他骂不绝口，和迎春娘的骂声汇合了。

“管教孩子不能靠揍。”大队书记也来了，递给他一支烟卷。

他接过了，这是很大的面子，不能不接。

“要靠说服，你得好好同她说。”书记在迎春大递过来的火上添着烟。

“我刘绍富家，从没叫人点过脊梁骨。向来，坐得直，走得正。我爷爷，老辈子人都知道……”

“这事也怪我，”书记作自我批评，“这事儿吧，早已有群众反映啦。我呢，没当真，心想：小牛家成分高；并且呢，小牛比迎春子大六七岁哩；并且呢，你两家都姓刘，虽说出五服了吧，总还是同宗……”

“我揍他个婊子养的兔崽子！”迎春大骂。

“我心想，不会吧，我还批评那些说闲话的人哩。”

“我日他奶奶的。”

“其实，别的都不算啥，就是小牛家的成分，总不合适。”

“我说同宗更不合适。”刘延台大爷说。

“这倒没啥，要这样算，天下人都是一家，都不能结亲了，咋传代哩？”书记不同意他的看法。

“说起来，也怪你，迎春大。”刘延台大爷蹲下来说，“你该早

给迎春子说婆家的。哪有二十一二岁的闺女没说婆家的？”

“我说叔哎，你冤枉死我了。”迎春大拍着地叫冤，“打去年春上，上门提亲的人就没断过，丫头子死不答应呢！”

“她心里有人了啊！你哪能由着她哩？”

“我上哪知道是这档子事啊？唉！”迎春大撑着地，一跃而起，朝屋里跑去，早被人拖住了。

天黑了。迎春家门前黑压压的人。远去十来步，井沿上，悄悄地站着一伙小姊妹，瞅着那边吵吵，“滋滋”地拉着鞋底绳，不说话。

“哟——”小勉子的脚背被谁踩了一下，生疼。低头一看，是憨子，“你个大憨子，不长眼吗？”

“嘿嘿。”憨子笑。

“我揍你！”小勉子提起被踩的脚，在裤腿上蹭着。

“我揍你！”憨子学话。

“滚蛋！”小勉子弯下腰，拾起块小石头，扔她。

“滚蛋！”憨子抓起一把土，朝小勉子甩过来。

“你理她个憨子干啥？咱走家吧！”平子拉小勉。

那边，像是消停了一些，人少了，声音低了。

月亮升起来了，照得白花花的。塘边上，哑巴在涮衣裳，棒槌落在石头上，啪，啪，啪，啪，清脆地响。

“哑巴，又洗衣裳？”小勉大声问。

“哦，哦。”哑巴叫着，朝她们点头，很和气地笑着。

“洗这么勤，衣裳毁得快啊！”小勉说。

“哦，哦！”哑巴依然点头，和气地笑。

她们从塘边上走过去了。

“哑巴爱干净。”小勉说。

“哑巴是上海人呀！”平子说。

“真是上海人吗？”平子又问。

“俺老太爷说是呢！日本鬼子来的那年，从上海跑反过来的。”

“那兴许是真的了。”平子说。

“可惜她是个哑巴。”小勉叹了一口气。

月光照在哑巴背上，哑巴一下一下地捶着衣裳，脑后的纂儿松了，一颤一颤。棒槌声，传得很远。

这天夜里，四队的迎春跑了，跑到了七队的小牛家里。

2

迎春家堵着小牛家的门，骂了一天。

小牛家的门一天没开。大人没下湖做活，小孩没割猪草，烟卤里没冒烟，猪饿得乱拱，嗷嗷叫。

过了一天，门开了。小牛娘赶着那口半大的猪赶头堡集去了。晌午才来家，挎了一篮子东西：黑灯芯绒，红毛线，一个花脸盆。她见谁都不吭声，埋着头快地走。

“你看小牛娘喜的，腿脚都利落了。”小勉拄着锄子说。

“她能不喜？白拾来个媳妇儿。她家那成分，早不指望使儿媳妇了。”平子说。

“你说，她得对迎春子好，不能像一般老婆婆那样，可对？”

平子不吱声。

小勉举起锄头，够得远远的，拉了一锄子：“我还不知道我老

婆婆啥样儿的呢，我先骂她一声——婊子养的！”

平子乐。

大志子说小勉：“别说憋话了，叫人听见了笑话。”

“我不怕！”

大志子不理她了。撂开胳膊，三下两下锄到前头去了。头天下了场雨，日后又出好太阳，地晒暄了，锄头痛快。远远地甩过锄子去，钩着白生生的地皮，一拉，便翻出黑润润的土，衬得黄豆秧越发的绿。

日头火辣辣的，东南风。汗从头流到脚，从头到脚，没有一丝干布，倒也痛快。

大志子到了地头，转过身重开了几趟。脸朝南，正迎风，风吹在汗淋淋的身上，凉飕飕的。前面大沟边，走着几个割猪菜的小孩儿，豁嘴，憨子，背着半箕子菜。

风吹过来几句话：

“过年二十一了吧？”

“……属虎的。”

“昨晚黑，鲍庄的人到她家去了……”

她装没听见，一锄一锄拉着地，地很暄和。

前边一溜人全拄着锄子站着，听百岁子拉呱儿。百岁子一拉起来就没个完：

“……你眼瞅着，还远，也没大有动静。说时迟，那时快，没等你醒过神来，它就来了。呼啦一下，遮天盖地地来了，一团白烟。啥都瞅不见，啥都听不见。铁路边的树，都打颤。睁不开眼，使劲撑开眼，它没影了，过去几十里啰！”百岁子瞅见大志子过来，声音没响了。

“我日他奶奶的。”刘延台大爷感叹道。

“外面，人瞅着害怕；里面，可恁儿啦！不颠不歪，满满一杯水搁桌上，一滴都晃不出来。窗户亮亮的，地油得能照见人影。凳子软乎乎的，一坐一个窝儿。灯，雪亮，匣子里又放曲子又放戏。到吃饭的时候，就有人送饭，大米饭，肉，菜。要想吃个炒菜，喝二两酒，车上有馆子。”

“不要钱吗？”满意子问。

“少一分钱都买不来。”百岁子说。

“你是在做梦还是咋的？什么不要钱？土坷垃不要钱？大沟水不要钱？”大家一致讥笑满意子，满意子只好不吱声。

“在城里，土坷垃都要钱。”百岁子纠正道。

“那有啥好的？请我去也不去。”满意子受了奚落，朝城里人撒气。

“你想的！你有那个命吧？”

“要钱咋的？人家城里人有工资，每月都开现钱。花了来，来了花，不来不花，不花不来。”

“喂！站着做啥？卖白芋吗？”远远的前边，队长喊了。

这才醒过神来，甩开锄子，赶了几步。百岁子不歇嘴：

“有一日，咱往火车站拉货，眼瞅着火车轧死一个人。”

“轧扁了吧？”

“嗨，哪个人啦！没人，什么都没了。走出一里地，才拾到条胳膊。”危言耸听，一个个只有叹息的份儿了：

“咦唏——”

“我日他奶奶的。”

“我日他丈人的！”

“坐里面可恁儿哩，”百岁子继续说，“吸袋烟，喝口茶，眯盹一会儿，就到上海了。”

“到上海了？”大伙儿不知不觉地停了锄子，站定了。

“到上海了。”百岁子很肯定。

“上海可不近。”

“上海在哪边？”满意子问。

“在东边。”刘延台大爷说。他双手扶着锄把，昂起头，白胡子翘了起来，“那年跑反，哑巴就是从东边跑来的。”

“咋知道哑巴一定是从上海来的？”满意子置疑。

“那一拨人全是从上海跑来的，说着叽哩呱啦的上海话，打蚌埠上的船，此地街上码头下的船，打这里跑过。跑过去了，留下个小丫头，不会说话。是存心丢的，还是不存心丢的，谁也不知道。”

“哑巴怪可怜。”

“别看她哑，她大鼻大眼，长得大气，像大地方的人哩。”

“嗨，往前锄哇！站着卖白芋哪？”队长又喊。

日头从头顶直晒下来，只留下两脚阴地。前边大沟，两排榆树，一动不动，有人打那儿过，只看见一只堆得高高的草箕子。

3

正吃晚饭，鲍庄来人了。大志子端起稀饭碗，上锅屋吃去了。

她吃得很慢，听着堂屋的动静：

“他这一提干，还愿意在乡里说媳妇吗？”

“他听他大他娘的，这是俺鲍庄有名的孝子。他大他娘看中的，他没得话说。”

“咱就是怕折腾，二十一岁的闺女，不能再耽搁了。”

“他大他娘就是想说他个本乡本土的，有照应哩！他们不就这一个儿吗？”

大志子慢慢地放下稀饭碗，站起身，往锅里舀了一瓢水，往灶里填了几根草，慢慢拨着余烬，轻轻吹着。

“我这儿呢，给你说句自家话。他大他娘总归要走的。他眼下提个连长，再好好努把力，弄上个营长、团长的，不就能带家属了啊？”

余烬慢慢溅起火星星，火星星越闪越亮，“噗”的一下，着了。大志子填进几根麦穰子，挑着高高的，每一根麦穰都燃尽烧透。细细的火舌舔着黑暗的锅底，锅里的水“滋滋”地响了。堂屋里的话听不清了。

水，“滋滋”地响，充满了小小的锅屋。火舌，沿着麦穰子爬上去，又爬下来，跳到另一根麦穰子上。黄白色的麦穰子叫火舌舔红，红得透亮，然后又黑；变成了粉末，碎了下来。

“锅圆汽了！”平子跨进锅屋。

大志子一哆嗦，赶紧站起身，找来两只干净碗，舀了两碗开水，叫她兄弟：

“小龟子！小龟子！龟孙死哪儿去了！”无奈，只好自己把两碗水送进了堂屋。转来时，脸红红的。

平子坐在小板凳上，用麦穰子编手镯。编得细细的，匀匀的，真像是金子打的。编了一个手镯，又编一个戒指。

“这丫头手真巧。”大志子说。她继续喝稀饭，稀饭早已

凉了。

“迎春在七队做活儿了。”

“你见她了？”

“见了。她穿了一件红格格褂子，显得怪俊哩。”

“她和你说话了？”

“没。一埋头走了过去。”平子把编好的戒指套在无名指上。

“一个庄上的，不好意思呢！”

“兴许，他们能过好呢！一个庄上的，起小就熟了。”

“在一个庄上，离娘家是近了。不过，婆家要有什么事，近了倒又不好了。”

“再说，同一个姓，总不好。”

“这倒没啥，虽说姓一个刘，其实早已岔开十万八千里了。”

“都说姓刘的是一家哩。”

“要这么说，天下人都是一家呢。”

“不假。”平子又重新起了一个头，“好像堂屋那人是鲍庄的？”

“嗯哪！”大志子轻轻应了一声。

沉默了一会儿，平子轻轻笑了一声：“鲍文龙小时候，那两条鼻涕，拖得多长。”

“我一点儿不记得了。”大志子说，脸又红了。

“那日，咱在南湖割猪菜，鲍庄的小孩儿，抢咱猪菜的，你忘了？”

“忘了。”

“抢不到，急了，就把咱镰刀藏了起来。你忘了？”

大志子摇摇头。

“那年，他非要去当兵，他妈哭得满地滚，俺们都跑到鲍庄

去看，你忘了？”

摇头。

“他跑到带兵的那里去，赖着不走，硬是当上了兵，公社广播站还表扬哩！”

“真是忘了哩！”大志子轻声说。

“真是忘了？”平子不相信地看看她。

“真忘了。”

平子不再说话，编着麦穰子。她左右手都套上了手镯子，十个手指上，套了三个戒指，现在正编第四个。

“平子，枣林子那人你见过吗？”

平子摇摇头：“没有。”

“咋不想法子看看吵？”

“不想看，看了又咋的？”

“兴许不错呢！你大你妈都是有眼力的人。”

“他比我小三岁。”

“女大三，抱金砖。像小牛比迎春大上六七岁，成什么话。”

“我不要抱什么金砖。他大，该是他疼我，我大，就该是我疼他了。”

“丫头子真不害臊，还没过门子，就疼啊疼的了。”大志子逗平子。

平子笑了一下，笑得像是有点忧郁。

两人都不说话了。

“我大说，锄过黄豆，让我上头堡集卖鸡蛋，卖鸡蛋得的钱，给我扯件短袖褂子。”平子说。

“还是长袖的好啊！”大志子建议。

“长袖的不闷人吗？”

“卷高高的不一样凉快？一样做件褂子，不如做长袖的了。”

“就是，不管咋说，也多两个袖子。”

“再和你大说去。”

“我试试。”

堂屋门口响起说话声：

“你慢走。”

“在家吧！别出来了。”

“慢走。”

“你在家。”

“走了？”

“走。”

鲍庄的人走了，走过院子，走下台子，往庄西头走了，越走越远，走进黑沉沉的夜色里。

夜色里走出来个人，豁嘴子，背着有他两个人大的草箕子，走过来了。

“豁子真能苦。”大志子说。

“他也不小啰，十二三岁了吧。”

“转眼就要说媳妇了。”

“好好儿的人都说不到媳妇，他豁嘴子别想了。”

“百岁子说，城里有补豁的先生哩！”

“那是城里。”

豁子走过去了，往庄东头走了，越走越远，走进黑沉沉的夜色里。